

■ 国际政治

俄罗斯与欧洲安全体系的重建

罗 志 刚

(武汉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罗志刚(1946-),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摘 要] 冷战结束不久, 俄罗斯日益重视欧洲安全体系的重建问题。俄主张欧安组织应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 同时在武器控制、安全和防务问题上采取比较坚定的立场, 维护反导条约和常规力量条约, 极力保持同美国的军事平衡; 还充分利用欧美地缘战略利益上的差异, 拓展外交空间, 争取欧盟国家支持它在欧洲安全体系上的主张。俄和欧美在欧洲安全体系重建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加之西欧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 俄对美多重劣势难以扭转, 俄在短期内实难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 俄有可能在欧洲安全体系建设上取得有限的成功。

[关键词] 俄罗斯; 欧洲; 安全体系

[中图分类号] D 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28(2003)01-0058-07

20 世纪, 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和军事上看, 欧洲实质上一直处在分裂状态, 其表现之一是没有形成一个全欧范围内的安全体系。按照许多国际政治分析家的看法, 这也是该时期欧洲危机、战争和紧张局面长期得不到克服的根源之一。

世纪之末, 欧洲的安全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主要结果之一是, 以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抗为基础的欧洲安全体系不复存在。与此同时, 冷战的结束也带来了在全欧范围内进行安全合作、构建统一的安全体系的历史性机遇。尤为重要的是,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 全球化决定了国际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一个国家的安全有赖于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但是, 建立统一的安全体系历来就是欧洲的一个难题, 在这个问题上, 各国的想法和做法大相径庭, 以致迄今为止一个为各国满意的统一欧洲安全体系尚未真正形成。

在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格局中, 主要力量的配置也有了根本的变化。与西方地位上升的趋势相反, 俄罗斯从一个中心国家降为受排挤的一员, 其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现实地位并不比二战前的苏联地位高出多少。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 “俄罗斯关注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的共同安全体系的发展”^[1] (P. 52), 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按照本身的愿望致力于欧洲安全体系的重建。在这一过程中,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显示出鲜明的合作与竞争的特点, 同时也反映出俄罗斯坚决捍卫本身利益、不肯放弃自己在欧洲安全安排上的权利的立场。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 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重建上难以大显身手, 一时也无法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时, 西方理论界就开始围绕欧洲安全体系的重建问题展开讨论, 发表了各种意

见。例如,亨利·基辛格提出,北约和美国应继续留在欧洲,而且必须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安全体系^[2](P.15-16)。虽然当时欧洲安全体系的重建问题对于欧洲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实际问题,但并未引起叶利钦政府的足够重视。由于认为欧洲安全形势较之冷战时期大为缓和,又一心一意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方针,俄以为当务之急不是讨论欧洲安全安排问题,而是尽早尽多地争取到西方的慷慨援助。但从1992年起,军事实力急剧衰退的俄罗斯日益关注欧洲安全和重构安全体系问题。此后数年中,俄利用一切机会反复重申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归纳起来,引起俄高度重视欧洲安全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动荡不定的外部形势,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在冷战结束后的欧洲,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迅速激化,地区冲突接连不断,国家分裂的现象尤其突出,欧洲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大陆之一。这种情况对一切欧洲国家提出了如何做出战略安排、保障欧洲安全的迫切问题,更使陷入困境的俄罗斯担心在外部动荡形势的影响下国内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为了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的危险,俄必须投入巨大精力和欧洲其他国家共同营造安全大厦。“9·11”事件后,俄更是感到合作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重要,从而采取了改变和北约安全关系的新步骤。

其次,西方实施对俄罗斯的战略遏制,使它面临着北约的挤压与现实威胁。1989—1990年,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在华约解体的情况下,北约已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希望联合国和欧安会能利用非军事手段解决欧洲安全问题。但是,北约还是存在下来了。1993年,北约做出了东扩的决定。这一决定完全是针对俄罗斯的,旨在挤压它的战略空间,遏制它的重新崛起。俄对西方这一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十分不满,一再表示抗议。2000年6月28日经普京总统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现在的北约政治和军事方针是不符合俄罗斯联邦的安全利益的,有时是直接与之相抵触的”^[3](P.11)。科索沃战争的发生,北约战略新概念的出台,则表明北约有可能不考虑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存在而擅自对外动武,从而也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在俄看来,美国是要使冷战结束后的欧洲安全机构“北约化”。至于“北约向中欧3国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俄联邦的军事和政治孤立,意味着企图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体系而使俄在其中发挥次要作用”^[4](P.33)。

再次,希望提高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地位,促进大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及与西方平等伙伴关系的建立。俄在放弃了一意追随西方的外交方针后,迅速确立了大国外交战略,极力争取西方改变对它的平等态度。而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安全体系,提高俄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则是大国战略实现的基本要求之一,也便于与西方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维·舍伊尼斯教授在《独立报》(2000年12月20日)上写道:“如把恢复俄罗斯最近10至15年间丧失的头等大国地位列为首要任务,就要千方百计地增强俄罗斯在解决欧洲、欧洲周边以及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叶利钦在1995年2月则断言:“与西方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关键之一是确立欧洲安全体系”^[5](第279页)。

此外,冷战后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遭到削弱,使俄对欧洲安全体系的前景更不能掉以轻心。联合国的主要宗旨之一是保障世界和平,对欧洲而言,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安全保障机制。但是,西方大国并不真正尊重联合国的权威性,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致使联合国不能充分发挥其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能。甚至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两极体系瓦解以来,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对联合国这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制的侵蚀行为就在加强。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不经联合国授权便对南斯拉夫动武,首先打击了联合国,进一步降低了它的作用。这一严峻事实使俄罗斯不得不在极力维护联合国权威的同时,更加关注欧洲新安全体系的构建,以弥补联合国在保障欧洲安全上的不足。

以上因素决定了俄罗斯不能满足于西方容许它参加8国集团、进入巴黎俱乐部、加入欧洲委员会、与北约缔结《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等优惠“待遇”,也不能满足于西方要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的种种“善意”表示。因为这些都只是西方用来作为实施北约东扩的对俄罗斯战略性补偿,既不能真正改善俄罗斯的安全环境与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地位,也无助于俄罗斯实现大国战略目标。而且,科索沃危机显示出西方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是表面上的、不稳固的。在俄罗斯政界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

见是,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合作,被北约领导人只看做是一条使俄罗斯在各种最重大的外交问题上单方面让步的锁链^[6](P.14)。俄罗斯在对西方展开外交时,最为强调的是西方必须尊重它的民族利益,认为这对它来说,“是一个原则问题”。因此,从国家长远利益着想,俄罗斯势必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欧洲安全体系,而不可能听从西方的任意安排。俄罗斯前外长普列马科夫曾说:“俄罗斯是欧洲任何安全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俄罗斯,特别是反对俄罗斯,在世界任何地方就不会有任何安全”^[7](第 38 页)。在俄罗斯看来,只要它放弃在欧洲安全体系上的一切努力,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强加给它的各种“游戏规则”,西方同盟就会在战略上更加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更少地和俄罗斯协商,也不会真正尊重它的利益。

二

为了实现构建欧洲新安全体系的重要战略任务,俄罗斯从欧洲和本身的现实情况出发,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欧洲安全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从而形成了它在欧洲安全体系建设上的基本立场和方针。

其一,决心与西方及其主要机构继续进行合作,但坚持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应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而不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俄罗斯加强了对欧洲安全机制的重视。1999 年 10 月由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认为,对俄罗斯联邦的主要外部威胁之一在于:“意图降低现行国际安全保障机制的作用,首先是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8](第 61 页)。原则上,俄罗斯不反对北约继续留在欧洲,并愿意和它进行合作,以便俄罗斯和北约在未来欧洲安全体系中成为平等关系的两个支柱。俄罗斯领导曾做出很多努力,旨在建立能平衡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的共同欧洲安全结构。俄罗斯公开表示,它“现实地评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HATO)的作用,从与之合作有利于维护大陆安全和稳定出发,敞开了建设性的相互支持的大门”^[3](P.11)。但是,俄罗斯也很清楚,它在 1997 年与北约签订的《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多半是西方对它的安慰剂,美国不可能平等地对待它,也不会让它享有北约的决策权。而且,无论是北约,还是欧盟,在短时间内都不大可能接纳它为正式成员。由于不具备成为北约和欧盟平等成员的客观可能性,俄罗斯不得不在以前俄罗斯亲西方政治家们梦想的以“俄罗斯—北约”轴心为基础的欧洲安全架构已变成“海市蜃楼”的情况下,推行一种提倡改造欧安组织,突出其作用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北约还会在俄罗斯在欧洲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的情况下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完成东扩计划,使俄罗斯确保西部传统的安全屏障大成问题,且导致一个以北约为主的新的安全结构的形成。鉴于北约的实权操在美国之手,美国将会利用北约主导欧洲安全事务,严重损害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俄罗斯更不同意形成以北约为主的欧洲安全新结构。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警告说:“要使北大西洋联盟成为正在形成之中的欧洲集体安全的中心的企图,实质上会适得其反”^[9](P.10)。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俄罗斯一方面表示希望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具有“实实在在的性質”,另一方面极力主张欧安组织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将它作为抵制北约的一张王牌。1975 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后称为“组织”)是作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具建立起来的。很多年来,它成为东西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某种联系渠道和桥梁。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过去的盟国逐渐转向西方,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欧安组织的作用和职能开始发生变化。用俄罗斯副外长古萨洛夫的话来说,“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一种要把欧安组织变成干涉某些成员国内政的机构,成为欧洲范围内的某种‘民主者’以及扩张西方影响的工具”^[10](P.42)。尽管如此,俄罗斯仍视它为惟一的研究欧洲安全问题的普遍机构,认为应保留这一组织而阻止其“危险进程”,提高其在欧洲安全结构中的地位。为此,俄罗斯在国际上坚持欧洲安全体系应该是“欧安会主导型”的。1995 年,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长马尼洛夫撰文称,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应作为欧洲安全体系的常设机构,有权通过对成员国的强制性决议,西欧联盟执行有关调解冲

突的决议,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商军事问题,欧洲联盟组织全欧经济合作,北约应改造成政治军事组织,在此基础上形成欧洲新的安全体系,充分发挥欧安组织的作用和功能^①。2000年4月俄罗斯总统签署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军事学说草案》,将“现有的保障国际安全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和欧安组织的作用在下降”列为当今世界军事、政治形势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确保欧安组织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的核心坐标”,使“欧安组织在建立面向21世纪能够对风险和挑战作出反应的新型全欧安全机构中起关键作用”。俄罗斯还建议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欧安组织地区组织的性质。俄罗斯国内不少学者赞成“为了俄罗斯的利益,应该促进以和平、安全和合作为宗旨的全球与地区组织的巩固,如联合国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组织以其广泛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成为遵守成员国法(国际法)的最好保障”^[11](P.24)。2002年5月俄罗斯和北约建立新型合作关系前不久,普京仍然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必须加强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和欧安组织的作用,这些机构应为保障安全发挥关键作用。”^②

其二,在武器控制、安全和防务问题上采取比较坚定的立场,希望维护反导条约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极力保持同美国的军事平衡。

俄罗斯认为,美苏反导条约和欧洲常规力量条约都是欧洲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加以维护。在美国顽固地表现出要修改反导条约后,俄罗斯曾一再表示反对,理由是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NMD)和修改反导条约的目的是要打破现有的美俄罗斯之间的核战略平衡,取得核战略优势,以实现其全球称霸战略。围绕反导条约问题,俄罗斯和美国展开了反复艰苦的较量,尤其不同意美国一意孤行地单方面退出这一条约。不过,“9·11”事件后,出于和美国加强合作的考虑,俄罗斯在反导条约上的立场显然趋软。关于欧洲常规力量条约,普京总统在这一条约签署10周年之际发表声明时,充分肯定它对加强欧洲安全的关键作用。他指出:“这是在整个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常规武装力量的有效监督机制,从而确保了军事领域史无前例的开放性。条约促使迅速和均衡地削减了签署国从‘冷战’时期继承下来的大量过剩的武器和装备,促使军事政治情景在过去10年中经历了没有震荡的划时代变化。”1999年11月19日,30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欧安组织会议上签署了对常规武器条约的限额进行了调整的欧洲常规力量条约适应协议。普京希望这一协议作为21世纪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成为确保欧洲21世纪安全的有效工具。^③

其三,利用西欧与美国地缘战略利益上的差异,拓展外交空间,提高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地位。

欧美并非铁板一块。长期以来,西欧国家就对美国利用北约控制欧洲安全事务感到不满,并较早地提出了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力量的设想。华约组织和苏联解体后,它们进一步萌发了使欧盟成为欧洲安全体系核心的想法。1999年科索沃战争使它们更看清了本身不能独立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弱点,也看清了北约要将西欧联盟变成它的附属组织的意图,于是把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一事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与此同时,它们还决定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以期建立一个以欧盟为核心、以西欧联盟为基础的欧洲新安全体系。同时,它们也认识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体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员,应在这个体系中给予它一定的地位。俄罗斯则相信,欧盟是牵制美国、反对北约成为欧洲新安全体系核心的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欧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对俄罗斯实现自己的安全主张也有一定意义。因此,俄罗斯坚持以欧洲为外交重点,加强和欧盟国家接近,在欧洲安全事务上尽量寻求共同语言。由于认为欧盟建立独立防务安全力量有利于减少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阻止北约永久把持欧洲安全的控制权,俄罗斯明确表示支持欧盟发展独立防务力量,而且想借此增大西欧在欧洲安全体系问题上支持自己主张的可能性。

以上方针归结到一点,俄罗斯这个长期在欧洲追求安全利益的大国,即使处在急剧衰退之中,也不愿对西方完全拱手相让欧洲安全事务上的主导权。如果考虑到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大国从来就是特别重视本地区的安全问题的,俄罗斯现在还是一个对欧洲安全颇具影响力的关键角色,那么,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上采取一种竞争性的立场和方针,则是很可理解的。

还须承认,这些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俄罗斯对西方外交的内容和特点,同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例如,俄罗斯虽反对北约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但正如近年来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它又非常希望和北约进行合作。而且,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事务上不断加强和西方的对话。俄罗斯的这些表现,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国力衰退而不得不继续依赖西方经济援助的窘境下,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体系上的方针不仅是竞争性的,同时又是合作性的。

三

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构筑地区安全体系从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欧洲也不例外。一战后,法国为维护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和安全,曾苦心经营地区安全体系,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问题首先在于,安全体系涉及到众多国家的不同利益,特别是在客观上缺乏共同敌人、共同战争威胁以致难以形成一致安全利益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为地区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安全体系尤其困难,且不说它在建立起来之后是否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就俄罗斯而言,它所走的致力于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道路同样不是一条坦途。最大的问题在于,构成欧洲安全关系上的三方,即美国、西欧和俄罗斯关于欧洲安全体系的主张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和重大利益冲突。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的是建立它领导的单极世界的全球战略。这一战略的成功离不开美国对欧洲的全面控制,而北约是美国得以影响和控制欧洲的基本工具。因此,美国只有利用北约在欧洲安全上的主导权,才有可能达到控制欧洲、实现全球战略的目的。由于这一深层次上的原因,美国决不会舍弃冷战结束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而对欧俄让步,改变其“认为全欧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当属北大西洋公约联盟”的方针。相反,美国决心利用若干安全问题的全球性质,通过北约在欧洲和世界安全事务中进一步谋求它的领导权。依美国领导人之见,欧安组织的任务仅是对北约和欧盟范围内所采取的行动的补充,这一组织是不应该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基本组织结构的^[4](P.29)。基辛格的说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在欧洲,“北约组织是针对来自任何地区军事威胁的最佳保障;欧盟则是维持中欧、东欧安定的基本机制”^[12](第763页)。美国的上述立场以及它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优势地位,对俄罗斯实现建立以欧安会为核心的欧洲安全体系的方针构成了最大的障碍。

西欧的真正意图是建立以欧盟为领导、以西欧联盟为核心的全欧安全体系。这种意图与俄罗斯欧洲安全体系的构想也相差甚远。俄罗斯还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未能在外交和战略问题上形成独立的立场。即使在目前,由于本身防务能力有限,实际上欧盟、西欧联盟也都不具有自主的防务政策,多半是北约的一个补充。因此,尽管它们对美国主导欧洲安全心存不满,但如冷战后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尚无能力应付欧洲安全危机,还要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在一些西欧人的思想深处,隐含着日后可能还需要美国来介入对付俄罗斯对西欧的潜在或实际威胁的想法。就是西欧国家中一向反对美国主宰欧洲最力的法国,也至今未提出北约离开欧洲的主张。它们只是希望逐步减少或终止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眼前还不得不接受美国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现实。这一事实对俄罗斯的意义在于,虽然欧美在欧洲安全上的分歧增大了俄罗斯在欧洲外交机动的可能性,但不可指望这种分歧导致西方同盟内部出现分裂^[13](P.35),使俄罗斯能从中得到过多的好处。这也就是说,在欧洲安全体系建设问题上,俄罗斯要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来获得欧盟的大力支持是不大可能的。

更要看到,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抱有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是俄罗斯在欧洲安全问题上难以取得它们的充分合作与支持的一大症结之所在。现在,整个西方虽然都表示了与俄罗斯结成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愿,但实际上同时又都在暗中奉行这样一种逻辑:在把俄罗斯看成是欧洲安全的保障时,也应当把它视为潜在的威胁或“威胁的根源”,因为它的重新崛起更多的是会加大这种威胁。特别是美国不愿意看到俄罗斯重新崛起,一则是认为这对其建立单极世界不利,二则是认为俄罗斯重新崛起后,将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可能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14](第149页)。在此逻辑下,西方从其整体利益出发,一致采取

了“遏俄”、“弱俄”的方针，旨在使它处在二流国家地位，一劳永逸地解决东部威胁的问题。为此，它们也一致赞成矛头直指俄罗斯的北约东扩。它们还担心，俄罗斯将利用欧安组织地位的上升而相对提高自己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地位，从而更有可能实现其重新崛起的大国战略目标，导致西方陷入被动不利的局面。这样一来，俄罗斯关于欧安组织成为欧洲安全体系核心的主张更难得到西方国家的积极反响。

冷战结束后，在西方极力突出北约作用的影响下，欧安组织本身在解决欧洲安全危机问题，特别是巴尔干冲突上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种情况也多少不利于俄罗斯争取欧安组织成为欧洲安全体系的核心，增加了它说服西方接受自己主张的难度。

短期内，欧洲的安全形势不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美欧俄三方在欧洲安全体系建设上的重大分歧将继续存在，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上还将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对美国的多重劣势也难以扭转，这一切都将迫使俄罗斯像欧盟国家一样地承认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现实主导地位，也决定了一个令欧俄均感满意的欧洲安全体系难以形成。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在重建欧洲安全体系上毫无施展抱负的余地。目前，尽管欧安组织的作用降低了，但它还是55个国家的联合体，欧洲各国都不倾向于否认它在巩固大陆安全和稳定上的能力。在欧洲安全上，就是欧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主张。这些情况首先为俄罗斯争取提高欧安组织的地位提供了一定的可能。俄罗斯仍是一欧洲大国，其政治军事影响力足以使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否认它在欧洲安全事务上占有重要地位，都不能忽视与它进行安全合作的必要性。此外，美欧之间在安全事务上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俄罗斯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种矛盾牵制美国。当然，它不能奢望在分化欧美的基础上来实现其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目标，因为美欧在安全事务上的一致毕竟超过了分歧。概言之，俄罗斯在它极其关注的欧洲安全体系重建问题上，还有文章可做，取得某种有限的成功也是有可能的。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新一代欧洲安全体系的形成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如果由于西方的原因，未来确立的欧洲安全体系不能照顾到该地区各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尤其是不能尊重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这种安全体系很可能是不稳固的，并且，还可能使俄罗斯与西方的未来关系不免走向歧途。从90年代以来的情况来看，西方似乎已经懂得不能把俄罗斯彻底排除在欧洲安全事务之外。美国前驻北约大使罗伯特·亨特曾明确地声称，应努力使俄罗斯“最终成为覆盖全欧洲的安全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不是破坏者就是牺牲者”^④。但西方国家究竟应该怎样和在什么程度上与俄罗斯共同构筑欧洲安全体系呢？这无疑仍是摆在它们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2002年5月28日，标志着建立了北约和俄罗斯新型合作关系的《罗马声明》的发表，反映出它们希望俄罗斯最终接受西方在安全机制上的安排。但迄今为止，俄罗斯还无意彻底放弃自己过去在欧洲安全机制上的主张而听命于西方。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就在签署《罗马声明》的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依然强调：“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都不打算提出和加入北约的问题。”^⑤尽管如此，近年来俄罗斯愿在合作基础上构筑欧洲安全新体系的表现，仍令西方国家感到宽慰。

总的来看，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欧洲安全体系重建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分歧，换言之，目前建立欧洲安全新体系的条件还不成熟，而俄罗斯对这一进程和结果的影响将取决于其内部发展的前景，首先是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水平。

注 释：

① 俄新社莫斯科1995年9月27日俄文电。

② 参见：“Правда”，2002，4，19。

③ 参见：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11月19日俄文电。

④ 参见：“Los Angeles Times”，1998.3.16。

⑤ 参见：俄塔斯社莫斯科2002年5月27日俄文电。

[参 考 文 献]

- [1] Задачи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Стокгольмск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 [J].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5).
- [2]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истем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ль Европы (Реферативный сборник) [M]. Москва, 1995.
- [3]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0, (8-9).
- [4] К. Воинов. Европа и Россия после Балканской войны 1999 г.: драматичные уроки [J].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4).
- [5] 李静杰, 郑羽. 俄罗斯与当代世界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6] Н. Арабат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косов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J].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0, (6).
- [7] 蒋本良. 北约东扩的正反效应和影响 [J]. 国际问题研究, 1997, (4).
- [8] 郑羽. 评 1999 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J]. 国际经济评论, 2000, (3-4).
- [9] Иванов. Европа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21 века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99, (1).
- [10] Хельсинки. 25 лет спустя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0, (8-9).
- [11] В. Кувалдин. Югославский кризис 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J].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9, (9).
- [12] [美]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M]. 顾淑馨, 林添贵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 [13] А. Пущков. Россия в новом миропорядке: Рядом с западом или сама по себе? [J].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00, (10).
- [14] [美] 扎尔米·卡利扎德, 伊安·O·莱斯. 21 世纪的政治冲突 [M]. 张淑文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叶娟丽)

Russia &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Rebuilding

LUO Zhi-g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UO Zhi-gang (1946-),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Russia is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building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Russia insisted that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ganization should be the center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Russia also stressed that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should hold a strong standpoint, maintain the anti-missile treaty and the normal arms control treaty, keep the military balance with the US, and expand the foreign space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strategy interest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Europe. However, Russia has basic different opinion with Europe and the US in rebuilding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And Western Europe needs the security defense provided by the US. It is difficult for Russia to change this disadvantage situation. Though Russia can't reach its purpose fully in the near future, it still can make a limited achievement in building the European security system.

Key words: Russia; Europe; security system